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答潘伯金省吾

惟公雅望宏抱正宜及時樹立以副夙昔期許乃欲為高蹈非所聞也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承示三鎮侵欺各犯俱屬計曹一如所擬題覆贓俱免追內有應決數人亦從末減數十年癖疽一朝潰決懲奸之義赦罪之仁斯為兩得公之造福於西人德澤深矣

答司成姜鳳阿

昔在詞林宿承休問中見青蠅點璧每切不平雖曾屬意臺臣力爲雪滌然不能招遺賢於邁軸致逸足於衢達斯孔子所謂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者與愧歎兒曹寡學幸與哲嗣同登奕世之交殆亦非偶伏承翰貺感今懷昔益用悵然迫冗久稽裁謝玆公子錦旋附致區區厚惠先已歸璧統此申謝諸惟鑒原

答翰長公東塘

比者計吏忽聞浮議紛如莫知其所由與不得已有此處分玆辱翰示不勝歎恨然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縷數願且戢翼卑棲鍛翮飛同有日也

答宣大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青酋事得順義罰處而中國之體自尊古稱虜之難制者以其遷徙鳥舉居處飲食不與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夫車夾不可從或量助以物料以少慰其意可也公曉諭三書皆中機宜具服偉畧希文納上統惟鑒存

答兩廣總督劉凝齋

有或言羅旁東西三縣墾田原題三年起科但連歲多事耕牧尚鮮承佃者又多隔郡之人若必照原議

恐力不能辦昔蜀中九絲平後亦未有三年即徵稅也似宜調停少寬之庶招來之民得有定居其言似亦可採惟尊裁之林賊近來消息何如恐又成烏有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虜情謹密示東鎮預爲之備東西夷人原是一家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今三衛之夷朝入貢而暮犯搶　朝廷未能一一詰治之也而欲責之于新欵之虜能乎順義築城是自

款之道其所求人夫車輛固决不可許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也允公所寄示札背藏之於心一語不可泄也

答薊鎮巡撫周樂軒

李帥出塞之功甚奇又值大閱之時戎車未踰於閫閾　皇威已震乎遐邇慰甚本兵方按故事論功必有額陞矣近每偵得西鎮虜情即馳報督府夙有戒備遠不及一一奉達昨議處兵餉等事部中猶執成說吝於出納特奉　俞旨兩河官軍感恩圖報當有激於衷矣承示大察無根之談不知所自隨已消滅

不足芥蔕也前與督府書偶因他事言及不億遂聞於左右僕所推轂保全天下士甚衆安能一一使知之乎

答應天張按院

辱示運官被劫事與蘇松按院已直將本官論劾若不得大蹤存此說則覆盆之寃誰與雪之該府素善隱匿盜情陷人於死而規脫己責有人心者不爲也撫按地方凡事當一秉虛心不宜有所偏私致爭理法近日順德府唐山盜情與德安王宮失火皆以地方官欲避罪責致使數十人破家亡軀皆不𣪺知之

力與申雪始獲生全大略與此事相同今當並行漕
運衙門虛心勘問庶無枉縱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領悉伏諗令望日隆羣情帖服慰甚聞丹陽
運官被劫訪之輿論咸以為實而地方官避失事之
罪徑坐運官以侵欺原該府素善隱匿盜情僕已久
聞之然規脫己罪而陷人於死仁者弗為也願公虛心
秉公密加體訪毋使覆盆之下致有遺照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示哈酋東行已止黃酋病革皆邊疆之利公所處

畫悉中機宜人旋草附

答巡撫劉公國光

前大疏首列竊盜三犯六名比附律條四名後開竊盜總數云一十名是並比附者為十也及開撒數有連招二名適符疏首六名之數而止云四名故　旨云總撒參錯不明者以此非謂少四起二字也　聖明在上庶事精覈故僕不敢隱蔽然公本欲了積年成案勵精職業此不過文移小失所謂觀過斯知仁矣即如薊州武職以撫賞官銀事被誣永戍既以辦雪乃沉埋七八年不與題奏亦至公始與完結此僕

所深敬也恐公不詳所以或生疑慮敢布腹心

答周府宗侯西亭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謝謝　高廟聖典紀錄詳備使非宋二氏所及即付史館採錄顧不敎原題上據訓錄所載方敢進　覽他書雖傳信者亦不敢入則門下此書固無妨於獨行也承惠李氏易解舊本謹珍藏之餘輙附使歸璧

答翰長張公程

昔三小兒書來深念職事謫遷屈辱亟屬銓部引寘留曹不意再罹宿謗恨隔遠無能預爲消弭茲承翰

亦不勝悒怏顧且順時自遣翩飛固有日也

答盧鳳按院陳公用賓

鳳陽火事已從寬有官銀被盜誣指廠官侵匿生令陪償若非真盜擒獲則覆盆之下豈無遺照乎宋伯華之罪不可宥也近聞江淮多盜有司隱情積習牢不可破如運官李焜被刼事人皆以爲實而誣以侵欺眞之重典規脫已罪陷人於死忍亦甚矣撫按以精覈吏治摘發隱伏爲職

朝廷明見萬里儻於他處發之則當事者無所逭咎矣辱在知已輒爾直陳統惟鑒亮

答按院張公簡

手教領悉近聞大江南北盜賊縱横有司皆匿不以聞鎮江之事遠近皆知且聞南郡已獲真賊而撫按官亦竟置之不問丹陽運官被刼而以侵欺之罪坐於運官實之重典此習不袪將來盜賊愈滋官司莫之敢詰必釀成元末大患此區區所深憂也又近來江防稍覺廢弛盜賊之多盖有由矣

答鄭範溪

辱示老酋既有悔攺之意宜相機撫處渠有妻喪亦當吊慰一操一縱在公自有勝筭矣番僧失給　欽

命固書差誤皆須奏改夷情不得承訛襲誤致失綏
懷之道

答宣府張巡撫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認罰處因而收之甚善但
順義亦須與之會議蓋彼為諸部之長雖老而衆心
歸之若一屬之青酋則彼以我為外之從而陰陽其
間或至差池但客許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歸結則
兩得之矣承示馬價謹悉前所開三君他日皆可用
昌州未諳邊事僕初無意用之公何所聞人旋草復

答撫院辛公應乾

承示暨書不勝駭異僕從來不以私干人內親中亦
無所謂李應龍者此必京師棍徒局騙木商者也乞
將投書人重箠枷號仍嚴提木商人等鞫審來歷照
例問擬具招見敎庶便尋究除根也近來奸徒詐冒
愚父子者甚多相知諸公雖諗知其僞竟從寬宥又
不以告我致使奸僞縱橫自受汚玷鄙心深以爲恨
茲承照察垂示此公相信之深也感戢但此書文理
乖謬圖書字跡迥不如式乃奸人之最拙者辯之猶
易耳尚有巧詐亂眞疑似而難辯者更望審察惟諒
僕平生硜硜之節於人絕無私語絕無干托則奸人

自無所售其詐矣原書納上草草附謝

答薊遼總督鄭範溪

兩奉翰示知老昔深悔前非其意甚善彼既有遷改之誠自不必深求矣虜性貪利一時乞求不遂頓發惡言然彼豈能棄重餌而食前言乎况衰病侵尋意在偷安旦夕耳亦何能爲公馭之操縱張弛極爲得策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以忠歇自誓無任㦂服 先朝名臣所以銘旂常垂竹素者不過奉公守法潔己愛民而已願公

慰之鎮江賊情乃去秋事九月間南都獲巨盜蔡鵬等供係刼賀氏賊已發蘇州府審認僕從去年即知之而云發於十月此該府欺公也前屢奉　明旨寬捕盜之限又許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惟是隱匿者必從重治惡人臣之欺也柰何此習牢不可破而該府爲甚但欲規避罪責遂縱賊不捕故至今不獲一賊殊可恨也如此不禁將使盜賊益無所憚被盜者不敢聲言以致釀成元末大患皆有司避罪一念爲之也柰何視爲細故哉又聞句容亦有越獄事逸囚已獲否統惟查示

答南臺長郭熙宇

辱示大疏所刺殊快公論即屬所司議覆矣

答翰長公東塘

辱華翰領悉今雖暫抑鱗飛固自有時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勝數即宜詣 闕聽補無事徘徊也人旋草附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爲未便況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搖於衆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無

終殊可惜也今雖借重冬曹願公少需以畢此舉慰
主上子惠元元之心
答河漕麥洋山
近聞淮鳳民饑　主上覽南科䟽惻然興念急發南
倉以賑之并及江南以廣布　上德也行從聞南中
二麥有收歲以無祲慰甚安東仍舊未爲不可大䟽
郎廳所司覆議須得河南撫臺揭帖言宿州賊情謹
封附一覽此地古來多盜若如來揭所稱殊爲可駭
宜及早撲滅勿致滋蔓李焜事彼中撫按皆堅執以
爲烏有必不拏賊殊可笑也虛心體訪久當自明惟

公留意焉

答河道巡撫楮愛所

承示所劾屬吏大抵皆房河東論劾者想感於陝西牛希尹之事慮人以爲隱蔽也竊以爲事理不同難以槩論前牛希尹與督撫同居一城敢行貪肆陝西二司乃不以其贓跡開之本管督撫而遠聞之於隔省巡鹽故　旨中一詰問之今房河東差滿例行舉劾與前特疏論列者不同又無河南二司開揭之跡何嫌於不發乎以理揆之本省撫按於屬吏爲親其賢否知之爲確巡鹽等差兼轄者訪之未必實如有

虧在在本管撫按猶宜爲之申霻若彼此約會務爲
雷同則特立獨行之士寧不爲衆毀所鑠乎又近
旨申明先審後劾之例望着實奉行此後吏治當益
精嚴矣大疏以中州逋賦請　恩蠲貸計曹題覆未
能盡從頃面奏　主上惻然興念　渙發德音悉行
蠲免并大疏所不敢請者亦破例蠲恤此　主上浩
蕩之恩也永城賊情事殊爲可駭頃即移書淮揚撫
按亟爲協捕此地古來多盜不早撲滅將至滋蔓不
可不慮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前恭宗室出城疏即屬都臺議處會科中亦有疏論擬俟其入京當盡法重治之然料其故作聲勢爲挾詐之計無意越奏也今果中道而返竊思彼既已家免難盡從越關之例止可將爲首者重懲餘姑末減而行查教唆主使之人以伐其隱奸斯亦足以示儆矣凡今 朝廷旨意一字一言皆有含蓄有關係非設言者撫按諸公肯細玩而力行之何事不辦哉條役册謹領

答鄖陽巡撫楊本菴

承示欲爲僕建坊表宅深荷雅情但數年以來愚父

子袁坊以六七座僕無德於鄉人而損公儲勞民力
日夜念之寢食靡寧今諸役已就冀少甦民力若又
更此役是重僕不德也況諸所應有者已橫濫無少
欠欽何事濫予以病民乎萬望俯量愚衷亟行停寢
得遂所辭踰於百朋之惠矣巳寄示敬兒即台檄已
行大工已舉亦懇請已之使旋附此陳控并謝盛愛
統冀亮原

答總督張嶧來討虜酋鈴束其支屬

賤眷小兒至京猥辱垂問深荷雅情馬王大二酋橫
索事前偶有聞即以奉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

甘罰處云云此不服順義青酋鈐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酋云兄弟順義親則叔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　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能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　朝廷體統亦甚褻矣華夷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麻帥素稱智勇若能擒此虜當以斬馘之功賞之但須秘圖不可輕動也

答河漕凌洋山言賑濟捕盜

前　主上偶聞南科疏惻然憫念遂下賑濟之令如戶曹所擬南部所發恩豈能周承示惟查災重而麥

又無收者方與賑恤則仁有所先而全活者衆幸甚
李憲副篤實君子但以久病乏嗣每懷歸念故假金
紫以榮之幸公爲之題請獲遂所願外新陞徐州同
知丁景芳雖出身刀筆而有異才極善捕盜前在江
西撫花園巨盜陞寧州判官又有功昨起復赴部會
宿州地方多盜僕屬銓部即陞補宿州乃大宰誤聽
以宿州爲徐州遂陞徐州同知用違其才矣公視其
果可用不妨改處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承脩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

以　朝廷爲多事煩苛者是未細繹前　旨也夫奉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　朝廷報謂申報上司詳前　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嘗體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即時申報則不問城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　旨意也昨鎮江之事　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以實耳賀氏之賊發於去秋而今歲三月

問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已獲蔡州行該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為烏有是曾失事不乎范良呂表濟等家被盜皆以未嘗失財為解乃其賊固獲於浙中也其所報實乎否也江南以隱匿盜情為常事數年之間一發於揚州再發於太平今三發於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　朝廷以四方之耳目為耳目今地方官扶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為所蒙乃　朝廷別有所聞一一行詰究遂以為多事為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泰元之末季而後已

也承問敢直陳其愚幸惟鑒原

答薊遼吴環洲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遼左黠夷橫索法不可縱須熟計而審圖之昔年王杲事動出萬全故至今虜衆帖服昨得周巡撫書其言迂緩而無當幸寄授李帥計處前遼陽事損吾士馬甚衆今亟宜措畫以備秋防若曹簋之輕躁寡謀免死為幸亦宜重懲勿事姑息也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新縣稅糧事始知其中委悉當時措畫草

率惟務墾地起科之名不為經久之慮那借湊補終
支吾目前何以善其後耶似宜明言其弊定為長計
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言邊事

承示順義諸酋　表貢已入夷情益加恭順慰甚早
市因懲於昨年之失利但恐別有隱情亦望審偵見
教五月末旬京師連朝甘雨塞下不知何如前承教
梅憲副別轉欲以王郎代之甚善奈銓部已別有推
用難以再更王君當處之囊中俟從容簡拔也邊缺
不能停久此後公有欲推轂者宜預期見教俟有缺

而後圖之晩矣蕭上谷邀過貴鎮面訂邊事甚善事有當審議者不妨先以見示不然僕凡處事初無一毫成心理之所在舍已從人亦無一毫係吝况邊事關係甚重須彼此虚心商量又不可謂事出鄙見黽勉相從不復質論也

答四川巡撫張滮濵

承華翰及頒布條約一十領悉但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上不用命則上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婦人女子皆赴湯火月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

條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即欲令之爲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脣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效速則諸葛孔明張乖崕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惟高明擇焉

答巡撫辛愼軒

辱示知畿輔饑民已蒙賑恤慰甚頃甘澤已沛未知霑足否礦洞事前僞以叅將所控附閭以俟鑒訪非敢有所庇如其事果實自當追論但免其提究足矣

且殺傷官軍聲勢不細亦宜奏聞不可隱也

答王西石

賤日猥辱垂念既以厚儀不敢例辭輒用登領謝謝年來賤體日就衰憊望六之齡理固宜爾兼之力微任重求釋不得譬馬力已竭强策鞭於修途誠不知其所終矣緬懐高蹈逸踪豈勝嘆羨老母仗庇粗安雖時有小疾療攝旋愈但日夜思歸每談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齡庭闈樂聚嘖嘖欣慕恨僕不如公之孝養深篤也賤眷小兒四月抵都小孫重濁近覺稍壯驚思漸除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遠辱垂念深荷推

情使旋附謝別楮侑柬殊媿菲褻統惟鑒存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項兩奉翰示虜情一一領悉此事順義既認罰處庚可結局但青滿二酋終非馴物在上谷須時加儆備尋常撫賞無失恩信但來作賊即執而戮之彼欵順得利而作賊有害自然帖服矣五臺布施之請自方金湖在鎮時已言之僕皆不允恐虜入內地啓釁端也今聞彼不差頭目但差喇嘛僧二人來此亦或可勉從但須不帶一虜乃可然且未可輕許若已阻之則已如再以爲懇可婉諭之此事我邊臣不敢擅專

嘗啓閣政府某公面奏　聖上奉有　俞旨乃可如議差人來也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辱華翰知東土歲豐民安無任欣慰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爲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爲虛文耳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參使諸公得便宜從事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只宜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大蠲之舉僕日夜以爲念俟各處清丈俱完或另有一正大體目然後請旨行之差役文冊略覽一過具見經理之密中刪處

分孔氏　朝貢一節極爲得中然僕竊以爲今親王俱不　朝賀孔氏何必親行　朝廷亦不必借此以爲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爲觀光修貢者耶竊以爲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　賀不必親行或當　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　旨而後行亦爲簡便公如以爲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詢各酋貢馬既陸續俱至即宜照節年事例進貢滿酋一枝須候順義罰處明白請 旨赦宥然後許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僧原無貢馬事例貢市既完量行賞賚以示羈縻出自特恩未可遂爲年例也擺酋另 勅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稍異蓋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把都既死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滿酋尚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專厚利故比例横索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昔貢市

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投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大定又當謹守韜鈐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謂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當環洲在鎮時僕即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軍也願公乘暇留神疆場幸甚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鮮矣執事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

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莫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毎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狥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槩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陞蘇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於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爲

然懟怨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
況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
庶得無咎無譽耳孱僻詢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答宣府巡撫張崌崍言虜情

中路夷情疏已下部議覆北路想亦完結矣頃又思
夷情變態不常在我處之亦不宜定爲一例貴隨機
應變操縱適宜可也先年打喇明安事順義不候督
責卽盡決罰處　朝廷嘉其忠順故以所罰頭畜盡
數給之而作歹夷人亦縱釋弗誅此後遂以爲例昨
西鎮丙兎事亦卽倣此竊以爲善奕者局面屢變

朝廷恩威當使人不測乃爲勝筭今北路事不知作何處分聊獻瞽言以備採擇惟高明裁之

答巡按龔公懋賢

手教一二領悉李公博大寬簡閫望素著從兩司授分陝之任當時以爲得人乃去歲無端爲人所指今春臺諫論拾煩言益滋或云議始於舊茶馬之不協果爾却非公論也頃科疏下部鄙意徑欲留用乃銓部謂疏中既有未明錢糧宜與一勘待其心迹昭雪用之未晚故黽勉從之公今既灼知其誣幸速與勘明旋即推用不然竊鈇之疑終身爲累後人將復用

爲口實矣往時劉凝齋在福建爲南科指摘亦解任
聽勘賴商道長爲之勘明隨即起用今爲兩廣總督
而於言者亦無所傷近二司以至州縣長佐鄉貢雜
流勘明復用者不可縷數况九卿大僚乎牛希尹事
一體勘雪宜君華州疏俱屬所司議覆人旋病不能
手書口授不悉統惟鑒存

答薊遼總督張崌来

中路罰處事部覆巳上前因　聖壽故少遲耳北路
事必從順義處分乃爲妥當各酋久處塞外不得入
市彼亦自聚我但嚴備以俟之終當入笠也東犯消

息出於哈酋之口必爲眞的已寄報該鎮夙爲戒備矣昔有槩切的耗幸一面見教一面卽報環洲公知之

答薊遼總督吴環洲

前得上谷虜情卽屬本兵奏報矣近得張岷來書通官日哈不慎謍回稱東虜果差人來會話哈不慎言今年占卜東行不利本酋或不親去其衆必有去者深以東並須戒備也礦徒今已擒獲卽宜具奏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言均田糧覈吏治

先後得華翰並手札二函一一領悉清丈事極其妥

當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　國賦既易辦納小民如獲更生公爲東人造福不淺即有豪右小稱不便乃其良心亦自有不容泯者事定之後羣豪自息矣諸有勞長吏即屬銓部紀錄皆作正薦後必有以償之也岳君清介而性褊不諧於衆薦之允宜但係聽調人數不知各省亦曾薦有此類否青州二守昔餞道長亦亟稱其賢處吾囊中矣膠守昔李盧韶聲望烜赫去歲銓部品題各長吏僕已批定行取矣乃銓部又詆其矯飾不實遂止擬陞想其人露才揚已故所如見忌據單開穢跡寧止號官非公預行訪勘

則覆盆之誣誰與伸之以此知前　旨先勘問而後論劾最爲別糾繩之要但撫按諸君不能着實遵行耳然此官雖蒙昭雪而誣善之人亦宜究處若托人廉訪亦當追究開單之人庶頑讒知警善類獲全也整飭武備疏人名差錯已令差人於通政司取出改正封進矣人旋附此叚聒伊邇諸不具陳統惟鑒亮

答宣府張嵎來

青滿諸酋狡詐異常罰處一節必不能盡奉順義約束故欲俟哈酋回而混賴了事耳待　旨而後許亦誠爲後時但恐彼之罰處未能如約則我亦不可遽

而詐之竊料夷情久或致變公宜亟整搠士馬爲處
置以伐其謀如彼果有不測則我亦有待之此所謂
先聲而後實者也

苔江西巡撫王又池

辱翰示幷繳還原啟俱領悉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即
以告今事已竣法無阻滯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
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弊叢蠹之餘非精覈詳審未
能妥當諸公宜及僕在位做箇一了百當不宜草草
速完也前已屬該科老成查參將此件不必入參正
欲其從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

月之內即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　奏未晩人旋賤恙尚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

答宣府張崌來

承示虜情入犯消息出于虜婦之口必爲眞確已馳報該鎭嚴備矣滿酋罰處事遷延不了哈酋豈能久待耶近聞俺答脊生與東部搆隙其事竟何如幸差人偵實見示餘不具悉

答司馬王鑑川言抱恙勉留

令甥張喬卑來辱華翰深荷不忘賤體入夏即病往再數月殊覺委頓今雖眠食稍復然病根未除緣蓀

質譾才久肩重任筋力既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顛蹶
耳頃欲藉此乞骸乃　主上先覺此意頻遣中使
薦賜寵問又促令早出視事使僕無所啓齒不得已
黽從趨朝擬俟來年　皇儲誕慶當果此願耳聞翁
夏間亦小違和計今已勿藥矣賢郎南行之便草草
附候

答薊鎮鄭範溪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滿酋亦已就緒則三鎮
歲事畢舉矣慰甚順義使恰酋處置上谷罰處甚力
此順義之忠也乃滿酋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

亦順義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

來張本

答宣府張崌來

辱示蕭酋既甘罰處宜從寬宥此番操縱悉中機宜

虜使倆倆已盡見以後恩威互用予奪迭施在我自有

勝筭矣麻帥力量擔當足稱專閫之寄會間宜一獎

之俾益感奮劉守道久處吾橐中者亦宜轉叙也

遊擊本兵速覆以便從事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辱手翰并擲還原札一一領悉屬夷作歹不止一次

當事者預爲彌縫私自贖取以致黠吏得計愈肆猖狂此薊鎮從來沉痼之疾辱示石塘趕免事公處之極爲得策目下不必具題且只咨部盡革此酋之賞待其送還守口官認罪罰處事定候年終類題可也

答耿楚侗

辱翰示知鄉典已舉郎吉有日無任欣慰承嘉貺深切感懷別示云云一一領悉賤體以勞致病入夏至今尚未全愈乞歸不得益覺委頓擬來歲　皇儲誕後當決討乞骸或得與公相從於衡湘烟水間也

答翰長公東塘

辱示知車從已至近關不得一披晤深用爲歉在外
聞　命不必入城速宜赴任非久當有處也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欽賜者糧且不納而况於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冊開諸勲臣地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相合幸惟尊裁

答廣西憲副吳道南

伏承辱華翰佳葛之惠深荷雅情登衙摺稿一時漫與耳何足災梓若北虜通貢本末則關係邊事不可無紀往曾托相知者爲一紀載殊不稱意今公所錄事蹟詞暢雖其中隱謀秘計有未盡述者而首尾措畫大都悉備緣公當時親覩不穀經畫此事故記述精詳如此至於大製序傳於不穀平生心事發攄治盡但以謭劣比擬古哲殊爲媿耳已令兒輩各藏一帙用備家乘感謝賤體近日始覺漸愈十年之間晝作夜思從少至今所爲翕聚財積者日張施於外遂

成貧子要欲及今齒髪尚健早棄人間事從吾初服非自愛幻軀盖盈虛消息天道固宜爾也

答四川廵撫張滸濵

承示烏蒙事謹悉大都土夷狹侻詐奏乃其常態其中隱情亦多難察久之彼當自定不必一一審覈也前言情可貞者偶有所聞即以奉告求得是非之實耳不意科中即有言者所言亦即前揭中語似皆得之於蜀宦也今公不必置辨但付之按君虛心覈實如貪跡果實秉公斥之如有枉抑亦宜明白聲言處之也以成心處之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福除宿逋責完新賦僕久有此意擬俟　皇儲大慶
覃恩海內今　皇女生則事不果矣六疏即屬所司
議處亦可推之各省也清丈事聞已有次第頃朱蘇
州以查過優免開揭見教其中但有查革總數而無
革過戶名安知其不詐覈於里官雜流而曲庇於宦
族豪右乎其視曹京兆所關不逮遠矣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套虜西搶者
知虜王病亦皆洶洶況板升之人素依老酋爲主老

酋奴那吉弱不能附其衆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衆即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哈酋同心恊力以爲外藩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黄酋病不久必且請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秣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奴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扎亦即封呈　上覽

答巡撫吳公定

近報順義已故虜中無主西掠之衆恐不能悉遵約束宜謹備之粟已乞其養病代者王君必推其賊季

苟泰有清操果於任事但性氣欠平多怒少容故所至僚友屬吏無不怨恨之如云貪酷恐未然也幸處心加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欸言邊事

奉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爲張皇輕意舉動致令衆情惶惑興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即力止之俺酋未欸數年之前僕已逆慮及此請公但審偵虜情有當處者亟以見教 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

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覘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强爲主持致滋侁然也前示丈地均糧查革冒免二事極其精覈至於處豁應州民田尤爲妥當已屬所司議覆優獎矣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兩奉翰知虜情寧帖甚慰懸念板升投降之人此時斷不可納順義鄭典已致書鄭公屬其據番文題請至於加封一節中國郡爵無之此不可從也諸凡撫馭之術不出前書所云矣人旋草草附復番書二件

納上

壽司寇王西石

傳稱老萊子身年七十餘以事耄耋之親日戲綵於
庭前爲嬰兒匍匐之狀其親悅之翁今壽登七袠太
夫人垂及百齡而以八座之尊承歡膝下三錫之服
絢爛庭前又榮備尊養之隆身繫朝野之望其所以
自壽壽親者至矣彼田夫逸老之樂又烏足道哉僕
忝在葭莩欣逢盛事不獲側列末賓奉觴稱慶謹使
布幣而獻諸左右惟下執事庬存之

答諫議蕭公稟

承示帶徵逋賦苦累有司僕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奏請　恩蠲豁不必具疏矣龔道長書來言其病狀甚苦暫准請告大用尚有日也牧地事公既身在地方但宜從公議處即先後意見不同固亦無妨何嫌可避而又欲屬之他人乎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節奉翰示冗未及答罪歉所偵虜情領悉閱視科臣尚未具題臨行當別有委囑也哈酋與諸部議論不合虜中亦須有此情狀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今且不可合解之至於虜婦守孝三年之說此必不能行者

俟諸酋既集議論已定彼一婦人終當爲强者所得耳何能爲乎順義邮典下部議覆仍當從 旨中加厚以示 天恩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辱示虜情及諭扯力兒夷使云云悉中機宜具服雄略襲王之事大都屬之黄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早料理以見表誠悃而後可爲之請封誥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覬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恰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爲失歡若果有此且

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順義卹典
屬部議覆仍當於
旨中從厚以示
天恩

答宗伯何震川

不穀久司政柄無補國家叨冐
隆恩日夕兢兢重
辱翰獎彌切悚慙別後又聞令弟之變公罹此痛割
當何為懷惟望抑情以理自遣數年以來共事
講筵所欲推轂於公者公自知之不圖遂有數年之別
而賤體年來病甚早晚且欲乞骸此公即吉之時未
知得與前顧否矣

答巡撫蕭雲峰

辱示市本䖏之欲動客餉亦事勢之不容已者即屬計部議處要免吉無知戕我旗牌掠我頭畜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殁者在我當申嚴舊約之時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釁端起矣既黃酋之子宜即責黃酋處之彼方覬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衆乎此亦制馭之一機也幸惟審圖之

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承示土酋求貢詠無詐僞彼蓋艷於西虜貢市之利乘俺酋死故申前請耳但遼左地形事勢錢糧虜情

俱與宜大不同且俺曾自嘉靖中季連年求貢彼時廟謨靡定迄未之許至隆慶間會有那吉來降之事而彼又執我叛人還我約束因而許之彼既饜其素志又啗吾厚利故奉令惟謹今以土酋之事揆之其情異矣遽爾許之和必不久徒弛我邊備俟一二年後觀其事機何如乃可處之馬價俟疏至當爲曲處

寄山東巡撫楊本菴言祀事乃告終之兆

賤恙一向不以痔治遷延十有餘年故病日深近訪得一明醫仰蒙　聖恩賜假治痔乃得拔去病根今病雖除而血氣虧損已甚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

無力寸步難移揆之生理尚屬艱難前夢　皇上使
僕持雙節往祀一女神蓋欲籲神以祈祐云竊思女
神之貴者莫如泰安之　仙妃今遣小兒賫香帛雙
祀焉恐執事不知其由敢敬以聞

新刻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答上師相徐存齋幷附與諸公書

其一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捧日月照臨寰宇沉幾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爲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事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紓不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閡故昨都門一別淚簌簌

而不能止非爲別也歎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許　國家許知巳惟鞠躬盡瘁而巳他復何言

二

容有自江南來者嘗恭詢起居云比之在朝倍增康勝無任欣慰顧緑野之居雖適而蒼生之望方殷清朶白石恐不能移戀耳今歲秋防無警朝野寧謐皆老師之所遺也竊祿優優敢忘所自班吏劉果送父之任便此申候外具不腆侑緘統惟台亮

又

近來世局幾更易矣流俗之見皆謂朝野無虞便謂太平景象不知隱機伏禍深有可慮不肖揣時度力屢欲乞歸徒以身荷　國恩未能報塞惓惓之愚每欲候一旦之會開窹　明主迎姬旦於周郊起潞公於洛下俾國事有託康濟有人然後可以旋返初服長往無慮耳日夕念之力未從心徒切耿耿別來不覺改歲薄劣動定想亦老師所欲聞者故敢縷縷及此仰惟鑒存

三

正月間班吏劉果送其父鹽大使赴任曾肅啓并別

來二通馳候茲奉台翰前啓似未徹覽劄吏亦未回京此書不知竟落何處矣繼齋兄至備諗起居萬福神理勝常殆天相吾師以重
國家也比來時事想所悉聞古人在江湖則憂其君況我師以身係天下安危知必不能忘情於
宗社矣正望輕德薄祿俾食秋毫無能裨補旣違鄙願深負夙心慙恨而已

四

仰惟老師道侔姬呂望重華夷身雖暫閒於林壑而薄海內外罔不詢其起居安否以卜安危茲者岳旦載逢仙齡茂衍恭聞台動萬福繁祉倍綏誠
宗社

之洪庥蒼生之厚幸也正忝在門墻限以修阻不獲一觴爲壽謹肅使敬將薄幣奉獻少伸微悃伏冀俯鑒下忱特賜麾納不勝瞻仰慶祝之至

又

嚮中書人至承諭誨懃懃上爲社稷憂下爲不肖慮盖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君之盛心也感戢之私洞於心膂便此附謝統惟台鑒

與符卿徐仰齋

嚮中翰使至辱翰覵深荷遠情近來人情風俗誠爲可愕侯海公人至當作一書善譬之太翁老師年高

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護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勿致貽戚可也恃在通家敢爾妄及諸容續裁不悉

五

伏承翰教諄切嘉貺駢蕃感鏤肺腑此中勢情前啓已備當艱難之會不自度德量力欲以藐然之軀負天下之重誠爲至愚但以　君父恩深知己義重故不敢爲自全之計捐心自誓糜蝎爲期若其濟否則有命矣

答奉常徐雲巖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此中事勢前已備具僕在此君家之事萬無慮者但多病之軀其去留亦不能自必耳太翁尊師高年宜朝夕奉進甘毳娛悅其意毋以世慮嬰懷

答應天巡撫宋東園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願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剛峯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卽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劑量之地方幸甚

答冏卿徐敬吾

舍親劉太常使至傳華翰俱悉見念至情中玄再相未及下車區區即以忌怨本公之說告之李此翁雅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愜輿情區區在位一日當爲善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區區去留亦不能自必也公遵養已久宜夙戒征期以副鄙望

六

恭喜嶽旦載臨仙齡茂衍忝在門墻倚深欣忭顧以道遠不得伸其慶頌之忱惟東望海門瞻禮台光九頓三祝而已伏惟尊師身處林泉望懸朝野爲　兩

朝之柱石繫四海之安危願順齒天和以綏繁祉不
腆之幣敬因便布之臺下仰冀厓存不勝慶忭

七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甄陶
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丘山報微于毫末元年之事
選愞中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纔言外閧
中人內搆不能剖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旦
遠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語悟　主使金縢久
閟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迺積愆而釋大
慙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

爲媿計自今以往世局又當一新矣冥鴻跡遠矰繳安施惟強飯自持以慰耿耿

答奉常徐仰齋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凡力所能爲者自不待囑矣使旋草草附謝冗甚不及再悉

答符卿徐繼齋

別後時事種種可駭僕不量淺薄委曲斡旋其間幸俱消弭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乃辱遣謝彌切慙惶使旋附此冗甚不悉統惟鑒原

八

犬馬齒今四十有七矣苟生竊祿無所建明觸事感時憮然自失乃荷老師記憶歲領嘉貺愈久愈親寢隆寢重非淺薄所能當也深惟淺薄無可云報惟當以向後餘生矢竭丹誠求無負于老師家國之托云爾餘具別楮統冀台原

答符卿徐繼齋

曩日遠辱記存深荷雅念所惠至腆媿不敢當謹領恭既一事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別諭一一領悉僕在此諸可無慮也

九

元年之秋九月二十日夲從諸公奉壽觴於左右今忽忽已厯四秋每當此日但東望斗台所矚一翹首以寄其慶祝之誠而已感今懷往可任依依不敢走介長行多露敬因朱使之便百拜奉幣門下少將微忱伏冀鑒納鄙懷種種亦噤不敢言臨楮惆悵而已統惟台原

答松江兵憲蔡春臺 諱國熙

惟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

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為之甚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恵敵怨不及其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會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蔵怒蓄恨而過為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脱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　國家體面下欲為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答河南廵撫梁鳴泉

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為已甚報怨亦自有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今全吳亦所以愛鄭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

答應天撫院

往者奉書云云盖推玄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絶而存老之體面玄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

謂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僕之所樂聞也傾耳以承幸勿終靳

十

恭惟老師壽登七袠朝野士民孰不矯首頓足逶祝稱慶不肖鄙朴不文亦宜歌扶徠頌盛德以爲觴侑柰新肩重任日無寧刻欲構一言不能也謹百拜肅下走布幣於臺下用致千千之祝今 天子尊賢敬老方當舉乞言之曠典賁束帛於丘園惟老師崇高天和以需寵命

答符卿徐繼齋

伻至辱華翰具悉勘合事諒不久便當歸結客促嘗事者速了之今公家惠怨玄黄已判風浪漸平惟益加歛戢以綏遐祉忝在通家敢獻狂瞽惟高明採擇

十一

王別駕令甥喬生及班吏劉果至三奉教言諗台候萬福鷹犬潛形無任欣慰前所奉良訓謹當一一奉以周旋王子回任附復惟益加珍攝以需篤祉

答陳節推

王別駕至辱華翰深悉雅情今周道寧夷是非明覈執事宜勉自樹立勿有它慮存翁相公數年爲群小

台屏執事幸加意焉冗不多及

十二

令孫及洪生至叠承翰教一一感悉二兒三兒光復未久暫乞休沐得自處之道但三兒已曾告展一次難以再請頃屬所司覆奏從其復任雅志恐難終遂也盛使持部檄回先此具復

十三

先後拜台翰珍貺俯憶賤辰此乃早幼之所以事尊長懷德者之所以報有恩也而老師一切倒施之將使不肖何所用其酹報耶感愧時下喜聖學日進

朝政頗清不肖亦惟奉老師所以教督者兢兢不敢失墜但力微任重未知終能勝之否耳遠惟台履廸吉壽祉益綏海內相知所共欣仰秋間當聽令孫泥金之報實人間盛事也預慶使旋冗甚犬馬之私嗣容專上

十四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張蒼佐漢之年甫爲强半視尚父興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聞台候聰明步履強健蓋天佑　國家留柱石之佐永奠乾坤故遐之於烟霞泉石之間以綏福祉而候天和也頃不

肖以所輯帝鑑圖說進講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事
上意欣然慕之第令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竊意大老
以乞言則舍吾師將奚之焉不肖誠不勝慶忭茲以
壽筵宏啓不得借諸兄輩稱觴左右恪具不腆少將
微忱惟宥其褻瀆而垂納焉幸甚

十五

恭惟老師功存　社稷澤洽黎元誕發祥于文孫早
克繩乎祖武信龍圖呂後之有驗徵天道福善之不
誣凡在簪紳舉同欣慶況不肖夙蒙陶鑄誼忝通家
喜躍之悰實萬恒品所恨愚子第以寡學見黜不得

附致青雲託於世講之末耳茲因去使敬展賀私拜申微悃伏望崇願台履益迓鴻庥不宣

十六

古之待國老者或養之學宮而乞言焉或徵之而問道焉或就之而詢籌策焉老師今年七十有二矣道德愈高聽明愈勝殆天佑　國家而遺之以大老也

天子方欲修盛王故事如前三物者悼觀海內惟老師足以當之正將拭目而觀禮焉茲佩萸之候安車

啓筵敬獻一觴用伸遥祝深懼不腆仰冀麾存

十七

比以冗杳束修之敬不供於函丈久矣誠知薄惡無所逃罪首事于今四年碌碌無以自效所賴 主德日明 官府清穆百司烝烝奉職西 北陲少警一二縣肆不逞之吏咸就誅僇仰惟 宗社閎靈孚佑聖主而正以淺薄會逢其適優游苟竊餘榮殆有天幸焉顧值不世出之 主俾耆德遺逸在野而以庸駑司畀鉉深以自慙耳壽耀躔秋牛斗之間燁燁有瑞氣敬以便鴻修其常獻南望台垣百拜致祝

十八論大政

比者兩奉台教一爲陸□事一蒙俯憐正爲 國任

慾任勞而慨今之人不能相體意藹情深讀之使人激衷次骨感悵無已陸氏之事原當事者之意實欲緣此中禍于師翁其徒每倡言曰陸氏家累鉅萬爲之目數婣家欺其子之幼遂分而有之今惟刑併其子使之取償于所親則可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言如此耕令當事者至今猶在則禍誠不知所終矣頃幸天啓 聖衷俯納愚言開湯網以釋淹禁俾陸武惠之功得明而師翁見陵之耻亦因以雪此 主上之明也正寧有秋毫得效於左右乎猥蒙遣謝彌以爲愧正以淺薄謬膺重寄自受事以來旦作夜思食不

其寢不寐以憂公家之事四年於茲矣中所措畫要以尊 主威定 國是振紀綱剔瑕蠹爲務有力排羣議明犯衆忌而不顧者豈誠不知自愛而故以其身爲怨府哉竊伏思之語曰摯鵰之智守不失器主上冲年舉天下之重而委之於孱弱之身今不務爲秉公滅私振廢起墜而避流俗之非議以取悅一時有如異日 主上明習國事親攬庶政或有所廢缺而不修陵替而不振者必將曰吾以天下事付若而今乃至此則正雖伏欑畝塡溝壑有餘僇矣故違衆之罪小負 國之罪大一時之謗輕異日之譴

重也台諭謂人猶有不相體者正亦且柰之何哉惟
自殫厥心而已昔辱師翁引手固謂家　國之事一
以相屬正奉以周旋亦不敢負因諭及敢布腹心惟
師翁裁教焉

十九

語曰愚者闇於成事明者覩於未然豈不信哉往奉
台翰憐不肖之愚忠教以防微杜釁慎自持愛竊以
爲事惟任理似不爲過曲爲之防有所未暇今果有
遼左之事中外駭異以爲事出理外而不知老師已
預覩於數月之前顓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指

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雖不肖謬肩重任其進必退
生關係非小乃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虞羅在前冥行
直蹈猶賴　主上明聖左右素相敬信故三至不疑眷
倚轉篤不然天下事豈不可爲寒心哉以是不惟感
老師愛念之深又自愧知量尚未足以窺宮墻之萬
一也謹當服膺台訓益竭孤忠博求同德以固君子
之交愼察衆情以渙陰邪之黨一二年後　主上聖
志大定　嘉禮告成乃乞骸明農納莞鑰而去庶可
以終受托之事耳未知有此福分否二兒差歸肅啓
上謝幷告不敏

一十

不肖謬以菲薄濫竽台司近年以來諸所措畫悉奉
老師夙昔之教不敢踰越朞際　聖明之主中外寧
乂庶幾小康皆教庇所及也伏惟老師昔以道臣扶
世廟翊戴　穆皇瓌瑋光明之業既已震赫褰區炳
爍史冊矣晚偕赤松尋黃石以其餘緒付之居正用
以佐　明主興太平昔人謂其精以治身土苴以治
天下殆謂是乎以是知老師之壽埒嵩華不可算
數今天下陰受其賜而遡功於老師者又不獨不肖
一人而已南極宵曜西池使至謹獻一觴南望九頓

肅章布幣恭上壽筵焉不勝忭祝之至

二十一

前以台壽之辰肅啓附曹雲山投諸記室閱去人行綏度已後期惶恐三兄來奉台翰奬許過情保慮關至捧讀再三感深以滌古云存我以厚蒼生老師係愛不肖者厚天下也顧不肖知昧於知人機闇於自術信心任理直道而行機穽在前曾莫之避望吾師父毋時加提趣俾得保終至于在野同心之招尤不肯所樂聞者顧老師之明詔之也豚兒寡學謬點賢書猥承遣賀彌以爲媿

二十二

三兄両送到台翰開緘捧讀不勝感涕已復恭置書案暇即取讀三復三嘆何老師爲不肖慮周計審如此然老師雖以愛不肖實以厚　國家也大人君子之有益於世道也豈必當位親爲之哉顧愚昧不足以寄忠懷當厚愛謹百拜肅啟以謝縷縷之愚具在另幅統惟台原

二十三

恭惟師翁顧神清淨脫屣塵凡心與造物者游道遁有形之外故能茂綏景福益衍仙齡茲當九華注籌

之於正値萬寳告成之候夏夷之望逾重朝野之慶攸同正夙荷栽培倍深欣躍奉觴陎下不獲隨子姓之行翹首天南敢後封人之祝敬修尺素用抒微丹伏冀鑒存不勝幸願

二十四

不肖孤積愆累釁遘茲閔凶開訃後即荷師翁手書垂慰茲乃遠辱奠章跪而讀之涕泗横流謹守宜先人几側冥漠有知啣結爲報也夫人大事莫甚于親喪不肖孤不覩先人之面十九年矣一旦見背抱恨終天已不勝痛割矣乃乞歸未允反被惡言進不成

報國之忠退莫展奔喪之禮內憂外患交集于身今雖勉強應召而出然精神困憊形容摧朽宇宙間悲苦蘊結至極而難堪者無如不肖孤矣自非生成搭救恩深義重詎則憐之今擬大禮成即申前請俟將發之日馳使以報所有指誨也不肖感戢恩慈言不能喻惟對來使泣涕稽顙奉書以謝情悰苦鬱語無倫次統惟台亮

二十五

恭惟孤辰届節壽纏增輝天上神仙身久留於塵世山中宰相望益重於華夷寔品類所共欣在愚生而

更切繫戀職務不獲趨承謹薦微儀肅申慶祝

不肖自還朝之後薦被　隆恩視昔更倍祈驅碎首難報　聖恩也伏承台教敢不益竭駑鈍以副宿昔期許之盛心仲公請告銓部不允題覆明春便可復任矣使旋敬候台居

二十六

比者賴天地之靈　國家無事　主德日明內外清晏正猥以非庸謬膺重任得免愆尤寔老師教庇所及酌水知源敢忘晰結老母暮齡暫承　上意迎養京師然北土苦寒終非老人所宜一二年間　國事

聞尙當乞骸歸侍并得伸祔先人廬次之日也令
孫長公差回敬候聞令孫大兄錦旋有娶婦之喜計
一二年後老師又見玄孫矣古來名相福澤深長如
我師者寧多見哉不肖昨夏至今亦連得三孫目下
尚有就娩者老母高年粗足自慰諒台念所注敢以
稟聞承教許道長忠信端雅不肖心嘗嘿之茲老師
奬㩀倍增光價矣偶病不能晝口古逵上重陽届節
爲師翁嶽降之辰不肖門生不得與于諸兄獻觴之
末謹修歲事寄獻壽筵不腆之儀附令孫致上天增
歲人增壽益添海屋之籌年彌高德彌邵茂錫天申

二十七

恒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怨干和所致也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首當汰黜矣捧誦台翰不勝媿悚先是撫按疏至 上覽之痛惻巳兩奉 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未沛者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茲奉台教會地曹覆顧掌科疏上謹再擬 旨申 仁主子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竢勘至即按嘉靖三十四年及四十年例破格蠲貸茲不敢徒用蠲免存留虛文

塞責以重得罪於元元也謹謝台教并陳不職之罪唯師翁憐而宥之

二十八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間以典成乞休闕出處大節且妄心誠陋師心獨任不預請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亦罪亦正膺重任九年於茲恒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茲幸 主德日濟內外寧謐諸大典禮皆已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之身歸伏隴畝以明進退之節不得已也重蒙 主上暨 聖母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

敢曰愛其死復黽勉就列然自是羈紲愈堅憂危念重矣吾師何以教之二長兄錦旋肅此上復

仰惟椿靈之算始七十有八聞侍御者言聰明步履視昔益健新壯少年不及也遜觀載籍當 國家全盛宇宙太和必有純德平格之老詎膺壽祺以爲世瑞故居正不獨爲師翁慶爲 國家慶也南極星輝西池會集謹修歲事因二長兄齎薄幣預祝于門下仰冀麾納幸甚

二十九

入秋至今三奉台翰冗沓未圖鱗翼以復罪矣吳中

連歲水災宜破格優恤乃撫按勘報分數有限而令
孫長公于部覆之後始以老師台翰來不及預爲之
圖竊貸恐猶未遍也執政非人上干天和災沴薦臻
民阽饑溺必有餘責矣令侄叅軍圖南敬此上復

三十

正久司政柄無裨秋毫頃當四考之期自知無績可
紀逡巡不敢以例請或云　國家常憲不可廢且有
幽當黜亦不宜避遂靦顏從事果致屢　聖心載加
殊眷牢辭不獲方切悚懼乃蒙台慈獎藉愈深兢惕
凡正今日之所蒙被孰匪師翁教育所及飲水知源

敢忘所自愧薄劣不能仰酬于萬一也

三十一

恭惟老師壽登八袠福兆千齡身居泉石而台鼎重望遠震乎華夷年涉期頤而龍馬精神有踰于少壯乃天佑　國家壽茲平格之老也正忝在門墻不勝慶忭謹肅幣布之左右仰乞麾存外副啓二摺　存問題稿一件

賤恙寔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貴府醫官趙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于不起日來漸次平

復今秋定爲乞骸計矣門墻夙愛敢告嚮往

遣官禮問　主上特恩也差官到後即宜具疏馳謝

伏惟台裁

答高中玄相公先附與諸公書以存之、具始末

答司空曹傅川

辱華翰具悉雅情誥命乃例所當得部中已題允矣中翁再相諸凡舉措甚愜輿情僕素忝知心尤切慶忭諒尊懷所注輒用附聞

答司馬王鑑川

比者屢奉翰教一一領悉屬有玄翁之事旣惱鄙懷

又費措畫故未及裁答言者謬妄至波及令甥鳳磐尤爲可惡方事起時僕即具揭入告於　主上爲玄翁伸理幸　聖明過聽僕言信之愈篤而言者被遣不恤此　主上之明也翰教益謙寔容云云誠爲藥石之言玄老若肯留意豈惟縉紳賴之將　宗社生靈寔受其福也

答少司馬曹傳川

兩奉華翰具悉邊境輯寧華夷闓懌誠　國家之慶公更鎭之以靜綏之以恩內愈固外愈安矣比兩得玄翁手書頗以往事爲悔此中近益怗然無足慮也

冗甚草草奉答諸惟鑒存

答張操江

辱教遠嫌防伺之說深荷道誼知己今國家之事無巨無細皆必面奉　意旨而行緣　主上日御便殿得以造膝從容盡其誠款專擅之嫌庶幾可免但僕以綿薄受　顧託之重今內外所倚惟僕一人誼當以身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與焉爾頃奸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上自　兩宮　主上下自閭閻細民一聞此語咸以爲信而抵隙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切心知其

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　主上斯事關係重大竊恐濫及無辜又委曲開導以國法甚嚴人臣不敢萌此念請得姑緩其獄務求真的乃可正法荷　主上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肆其鉤鉅之巧伏念六七日至於旬時果得真情新鄭之誣始從辯釋　國家元氣乃得無損不然此公之禍固不待言而株連蔓引流毒縉紳今不知作何狀矣嗟乎如僕苦心誰則知之日來爲此形神俱瘁鬚髮頓白啗荼茹檗又誰與憐之耿耿丹心祇自憐耳丈初聞此必重驚駭恐遠不詳其顛末特以奉聞

南中士大夫有欲知者亦可略示其槩俾得安意無恐外奏對近稿奉覽

答中玄高相公其一

春闈承翰教以合簡小兒叨領鄉薦重辱遣賀仰荷厚情擬附入觀令弟修謝比令兄行以冗沓忽忘之至今爲歉茲令親張尚寶人便專此啓謝薄物不足爲酬聊爲麾納僕以淺薄謬膺重任孤立無助日夕遑遑今當始衰之齡老態盡出霜華滿鬢此後相見恐不相識也冗中鄙悰不能盡陳統容專啓

其二

不孝積愆累釁搆茲閔凶前小兒南歸方伏在苫塊情緒荒迷不遑啓報比辱遣弔勤惓又承厚奠不勝哀感小兒途中書來言翁推夙愛引入內舍款語移時垂泣而別孤方在哀苦之中感念厚誼涕泗橫流所謂悲者不可衆吁也貴恙想已勿藥孤近奉 諭旨勉強稽留待經理大婚事計來歲春夏間乃得乞歸擬過梓里當作一日淹晤今預眝此期真以日爲歲也

二

相違六載秖於夢中相見比得良晤已復又若夢中

也別後歸奔于初四日抵舍重辱道奠深荷至情存歿啣感言不能罄使旋草草附謝苦悰慟切不悉欲言還朝再圖一披對也

四

比過仙里兩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積懷未能盡吐耳承教二事謹俱祗領翁第專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縈懷抱也初抵京酬應匆匆未悉鄙悰統容專致

答參軍高梅菴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

言猶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闊之悰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長逝而無憾也今嗣繼既定吾昇且恐扁抑衷料理家事至於郵典諸事須稍從容俟孤於內人多方調處俾 上意解釋孤乃具疏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托其具奏報也後有陳乞令盛使高第來人旋草復

與叅軍高梅菴

齋奠敬煩從者布之靈几表生芻之意耳前聞訃後竟不見使至比已調解於內似有可挽之機須令嫂夫人自上一疏乞 恩孤當爲面奏陳請也舍弟去

匆匆附此

答司寇曹傳川

前過中州東望仙廬不勝馳想比遠辱華翰獎許過情感怍兼抱玄老長逝可甚悼痛前過新鄭再奉晤言比時病甚語不可了但相與痛哭而已追惟平昔期許蕭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盈襟　邸典一節前已心許今雖格于大難然不敢背已爲之調解于内侯渠夫人有疏當爲面奏代懇也厚惠槩不敢當謹璧諸使者

答黎軍門標菴

頭舍弟回曾附薄奠布之玄老靈几並言郵典事須令嫂夫人具名奏乞孤當爲之斡旋於內公限假已滿然玄老初指館家事匆匆恐公未能便舍而從仕也轉假既有近例不妨再奏

答參軍高梅菴

辱華翰領悉玄翁卹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謚尚未敢瀆請俟再圖之過此一番應得之例則後來續請根基定於此矣揭稿二通付覽

又

請告大疏已屬銓部覆請太宰公云前徐氏只以劉

行不必覆也僕與玄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願爲之創傳以垂來世墓銘一事雖微委命亦所不辭謹操筆以俟行狀當屬之曹傳川可也請文佳惠祇領餘不敢當輙附使歸璧外荊室有薄物奉令嫂夫人幸爲轉致

答參軍高梅菴

古語云生者復生生者不媿比者但求不媿於此心耳非欲市德於公家也猥辱遣謝深以爲媿薄具致尊嫂夫人幸爲轉納

答司馬曹傳川

辱教玄老行狀事核詞工足垂不朽不穀不過詮次其語附以銘詞耳高六回草草附復餘具別楮

又

不穀與玄老爲生死交所以亟先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叵柰中遭儉人交搆其間使之致疑於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惟借重一出則群喙自息況此乃區區椎轂素心敬聞命矣冗甚不悉鄙悰統惟鑒亮

與河南周巡撫

故相中玄公今尚未葬聞恩䘏葬價有司未能時

給此仁人之所隱也不揣涵胄敢徼惠於下執事惟

公衷憐之冗不及悉統惟鑒存